

# 退回到自由

Back to Freedom

王超 著

——从《安阳婴儿》到《重来》



# 退回到自由：从《安阳婴儿》 到《重来》

王超

山东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我的电影缘 .....	3
小说.....	12
南方.....	22
天堂有爱.....	29
去了西藏.....	45
电影文学剧本.....	53
日日夜夜.....	73
江城夏日.....	89
重来.....	116
创作访谈 真正地面对真正.....	139
电影之外、电影之内 .....	149
电影与中国现实 .....	157
退回到自由 .....	162
后记.....	170

# 我的电影缘

一个韩国影评人要我写下最喜爱的十部电影，我答应了，想了好几天。那是拍完《安阳婴儿》-年以后，正要写《日日夜夜》的剧本。这个提议让我有机会搜寻脑海里的电影世界，也自然让我回忆起过去的观影时光。最早还是青少年时，喜欢搜集电影连环画。80年代左右在中国的电影院开始能看到日本、欧洲及南北美各国的电影，且是《远山的呼唤》、《最后一班地铁》、《德克萨斯州的巴黎》、《W的悲剧》、《苔丝》、《沙器》之类的文艺片，不像现在……那时，影片公映后，还会很快出版该片的连环画，卖得也好，我爱搜集，像一本编辑好的电影剧照。那时候南京的电影院真让人怀念：欧式古典建筑，却莫名地有东方气质流露，磨旧的大理石台阶前，成排的法国梧桐遮挡着骄阳，或雷阵雨。最近，从《读书》里得知，20年代，南京中山陵及民国首都规划总设计者吕彦直早年留法，深受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期欧美建筑界流行的以巴黎美术学院为代表的古典主义艺术思想的熏染，归国后，将西方古典演绎成中国现代建筑。而其实，巴黎的电影院规模都不像南京的这样大，也不繁复，二十年后我才了解，南京的大华、胜利两家电影院临摹的其实是法式歌剧院。那时，我常在大华电影院华丽而陈旧的立柱半穹隆屋顶宽阔的前厅排队买票，或散场后，等外面的雨停。记得法斯宾德的《莉莉·玛莲》我连看了三场，甚至引起售票员的注意。匈牙利名导萨博的奥斯卡外语奖影片《摩菲斯特》，最近我才淘得碟片，二十年前，在南京的电影院里，我连看两场，印象深刻。我还看到过斯皮尔伯格的第一部长片《决斗》，讲两辆卡车在高速公路上的疯狂追逐，绝少对话，好看的哲学，我也是连看了三场。若干年后，得知此片曾风靡欧洲。

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在家待业，后来又成了一名工人，作为一个文学青年，80年代没上大学肯定是苦闷的，所以，南京的电影院就成了我的私塾。我1979年上高中时在新街口邮局里发现有本叫《电影艺术译丛》的杂志，是今天《世界电影》的前身，每期都买。81年夏天开始，我让我母亲在工厂里订。这样，我就算是接触到世界电影史了。那时，该杂志很注重史论的译介，但我也就是爱看，没有钻研。我好像是带着一种玩赏的心态，或作为一种嗜好、或如今天的哈韩族追逐时尚般追逐那上面的剧本、理论及国际电影的新旧动态。它既强烈地吸引我，又仿佛与我隔了一层，犹如隔岸观火。因为，那时与自己的生存更密切的还是写诗。作为一个与工厂环境格格不入的文学青年，电影就像是自己的梦工厂，而诗则是氧气罐。80年代是观念大爆炸的时代，虽然自己是一名工人，我还是跌跌爬爬地跟在这个潮流的后面，生啃那些新出版的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这样，我就在每月阅读《世界电影》的时候，自然地爱上伯格曼、布努埃尔、安东尼奥尼、费里尼、戈达尔，以及阿仑·雷乃、罗伯格里耶、杜拉斯等当时被称为“现代派”的一些导演，因为，他们的电影剧本恰恰是那些我还一知半解的西方现代哲学的形象阐释，我如入迷宫般兴奋得晕眩。直到若干年后，来北京电影学院，看到这些导演的电影胶片或录像时，才如被熟人领进门。

由读胡塞尔及梅洛·庞蒂的现象哲学，自然地转移到《世界电影》里巴赞、克拉考尔来源于现象学的长镜头理论及物质还原的纪实主义美学，再读安东尼奥尼的《蚀》剧本，感受到阿兰·德龙和维蒂·莫尼卡两人在罗马的一套古老寓所里的连绵气息。这于我1996年看到

蔡明亮电影《爱情万岁》的空屋时，引起亲切回忆。而这同时，不知不觉，或如命定般，自己的诗也仿佛找到了方向。

日子

一整个下午，我们围着那一盆鱼汤，我们默数着那些鱼刺那些很细、微白、像我们的神经一样的鱼刺，我们数到 1000 根时候，天开始下雨我们无法抵抗的雨打湿我们的衣裳我们收拾起那些鱼刺，我们回家我们用那些鱼刺去杀人，我们将最漂亮的尸骨，凉在我们家的阳台上我们就这样一起过日子吧！

因为和电影的私交，我的诗也从因无法进入当时以北岛为标志的诗歌主流美学的困惑中苏醒过来。北岛大概是 1984 年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了一个主张，主要是说他的诗动力结构是蒙太奇，由此看来，北岛也是个专业影迷。但我写诗，就是不会动用蒙太奇，尽管我相信当时自己的电影知识不会比北岛少，但我就是不会用蒙太奇、用那种字词及意像之间的互动和冲撞去写诗。所以，这就可以想象，当我接触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及巴赞的长镜头理论时有多么兴奋。我感觉自己的诗可以用不同于蒙太奇的方式去写。

正是对电影的热爱及其给我的机缘，让我得以在几乎是绝境中找到了能创作下去，或夸张一点说能生存下去的信心。所以，日后就真分不清我的诗是真正的诗，还只是一些电影幻觉的笔录。我也不去管这些了，反正自己又有了创作的愉快就满足了，我也确实没立志做一名诗人。这样，我就越来越偏爱电影。电影可以让我有想像的冲动，她时刻击打着我的卑微，让我在病中、在工厂的劳动中、在街头书店的闲逛中，及在电影院门前的徘徊中，感到一种希望。这希望实在渺茫，却让我苍白而无力的青春终没有蒙羞。因此，1988 年，在我的一次病中出走岭南的道路上，我的箱子里藏着的仅有的文字，是几本《世界电影》，和一卷诗稿。

京沪线列车在雨中

你用一些破碎的饼干，在我面前

拼凑诗章，我的汗水淋漓

却故作悠然——九百里风雨中

我们相互欣赏，像欣赏你我无意

刻画的忧伤

或许是为了抵抗时间的漫长

我们用一些陈旧的构思

谋杀对方——以此为乐

以此互诉衷肠

窗外，水漫过了树梢和新盖的瓦房

于是，我们迅速换装

扛起那一丁点劫后的家当

各自逃亡——像躲避一场瘟疫

躲避我们空心的惆怅

车厢空荡荡，静静地保持着一个作案现场

1989 年，我已清晰地看出我的诗其实是我想象中的电影。

今年春天，一个德国记者对我说，中国另几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导演都分别向她表示过，1989 年对他们产生过一生中可能是最深刻的影响。当时我心里想，原来大家都一样啊。开头，我提到的那个韩国影评人，她其实是为了一本书的写作，才有机会与我交谈，书的名字她已想好，叫《后天安门时代的电影》。我想，如果文革是第五代导演的成人式的话，那么 1989 年或许就是我们这一代的成人式吧。这一年我 25 岁，在这之前，我是一个迷茫的人，没考上大学，又当不好工人，被工厂开除，身体又不好，流浪了一阵，又不敢再走下去，回

了家，正准备在街头立一个书报亭子，卖书卖报，了此一生。诗和电影都不过是能维持我在此一生中，不郁闷疯狂、不绝望的药。但 1989 年以后，我有了变化。15 年以后的今天，我看到一些变化的结果，不出所料，却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思想和人格的初呈。

25 岁以前，在南京，作为一个工人、一个文学青年，一个电影爱好者、一个胸无才志的业余诗作者，一个性压抑而想入非非的病弱青年，他的诗就是他想象中的电影，就是他活着的简装理由。这让我想到法国新浪潮时期的巴黎电影青年，想到今天中国各地敏感而执著的 DVD 及 DV 青年，我也曾跟他们一样痴迷，不如他们的是我当时手中没有超 8 或索尼 150.80 年代在南京，我只独自一人，用纸和笔描述我的电影梦。而其实，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尤其是一个南京的文学青年，骨子里却是一个不屑于动手操作，蔑视机器，懒散、阴郁却如天马般的隔世看客，换句话说，假如 80 年代南京有索尼 150，我是否会举起它去拍摄我的所谓诗电影？答案是不可能。1989 年以后，我开始有了变化。我觉得不能这么活下去了，我隐约看见有另一种广阔的新生活的可能。

这就到了北京，是 1990 年，第一次走过天安门广场。这一年，通过了电影学院文学系理论专业考试，回家准备文化课，才知道已不可收拾。1991 年来电影学院读夜大，是想不管以什么方式，只要能在电影学院呆着就行，只要能和电影发生更直接的关系。终于可以窜不同的教室，蹭名师课，蹭录像观摩；终于可以每周二下午、晚上想办法重复看两次外国电影胶片；终于可以住进学生宿舍，宿舍里多是干部进修班的人，他们总有本事将拉片室里的各位大师的电影录像借出来，再将宿舍变成机房，不间断地疯狂转录，而我则是最忠实的观众；终于可以骑单车十多里，每周去三里屯法国大使馆看原文的法国电影，听不懂对白没关系，很多新浪潮的胶片都是这么看过来的。90 年代初，电影资料馆经常举办各国优秀电影回顾展，印象较深的是北欧当代电影，展现了一批伯格曼之后的新锐作品，以及法斯宾德几乎全部作品胶片。那时，我认识了导演系据说是第一个台湾留学生庄松洌，就是现在北京著名的文艺咖啡馆“雕刻时光”的老板。他来北京前，在台湾出版过一本散文集，因为文学，我们成了好朋友。日后，我成为他毕业胶片作品的男主角。那时，每次寒、暑假他从台湾返校回京，都会带很多国际影坛新作录像。90 年代初还没有 VCD，多亏小庄，我算搭上了艺术电影班车。记得那几年阿巴斯还是新人，我在小庄自己租的平房里，连看三部后，疑为天成。而以前在南京，从《世界电影》里读到的大部份纸上电影及美学，我都在电影学院的这几年得到胶片或录像的验证。但看多了，也挺让人感到压抑，甚至到了厌烦的地步，有一阵看到所谓正确的场面调度、或轴线对切、或鲜活戏感就恶心。电影难道就是这么调一调、切一切、演一演吗？20 世纪 70 年代《电影语言》一书的作者马塞尔·马尔丹在该书结束语一章展望电影艺术的可能，说“今天的电影已不再是语言和演出，而变成了风格和思考”。若干年后，当我拍完《安阳婴儿》，读到刚出中文版的布列松的《电影书写札记》，感到一样的惊喜和慰藉。但今天，身处新世纪电影“新”环境中，回顾马塞尔·马尔丹的勇敢结论，不禁悲凉。

90 年代初，电影学院的电影氛围倒是清新，且充满热情。我可以是旁观者，也可以是参与者。不管是本科生、研究生、进修生，还是我这样的夜大生，大家只要能就电影谈得来，即便吵起来也能成为朋友。那会儿除了欧陆大师是“基本口粮”外，比较流行的是马丁·斯科塞斯和阿尔莫多瓦。但其实，又是另外一批电影对 90 年代初以来的中国新电影产生了或隐或显的影响，这便是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薇洛妮卡的双重生活》、曼切夫斯基的《暴雨将至》、陈英雄的《三轮车夫》、王家卫的《阿飞正传》、《重庆森林》、大卫·林奇的《我心狂野》、侯孝贤的《悲情城市》、《童年往事》、《风柜来的人》及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记得郝建老师对《我心狂野》很推崇，在他的鼓励下，我给《当代电影》杂志写了长篇评论，题目叫《寓言——类型与风格》。其实，日后令人喝彩的昆汀的电影游戏精神，源头在大卫·林奇，而大卫·林奇初创后现代电影风格的影片则是《我心狂野》之前的《蓝丝绒》——这

也是备受法国后新浪潮干将们心仪的经典。但多年以后，我自己拍摄的两部电影，风格都与此风潮不同，这从电影发展史的角度看，是否落伍？但我以为，电影艺术的前进，同时也应该是回溯，当下的循环才能做到本体的深化与丰富。

现在可以来回答我喜爱的十部电影了。因为对世界电影最集中记忆来源还是 90 年代初这三四年间，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伯格曼的《沉默》，布列松的《乡村牧师日记》、《金钱》，帕索里尼的《马太福音》，布努埃尔的《无粮的土地》，希区柯克的《眩晕》，小津安二郎的《晚春》，安东尼奥尼的《奇遇》，黑泽明的《红胡子》，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杀戒》。对一个有所准备，27 岁才来到电影学院的电影爱好者来说，这些电影让我感到了震撼。

1989 年开始，我身心所发生的变化，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这几年里并没有显露出来，这可能是与总在校园及影院，沉溺在一个封闭而充满吸引力的电影环境有关。也跟整个这一代青年当时的姿态相仿，有志者都各自努力，在各自的领域里争做一名专家。但我隐约感觉自己的电影趣味多少透露出内心的消息，那或许主要是对于人的精神压力的关切。这压力亦内亦外，或来自处境，或来自贫穷，或来自无常，或来自死亡，或来自原罪，或来自良知。而生活在继续，作为一个业余学生，我尽可能地融进所谓学生生涯。有时也写诗，都跟私人有关。

### 水果

在下午 3 点左右的光线里，你在一张干净的桌子上，摆好了白色案板你的手拿着一个水果一个黄色的水果，你的另一只手拿着刀现在，水果被你很平稳地放在了案板上，你按住它另一只手拿着刀在下午 3 点左右的光线里，案板上那黄色的水果很漂亮，刀的闪光在你的眼里微微一晃你感到有一点酸你的刀很优雅地进入水果，像一曲“探戈”舞

你真想哭，你似乎感到一种幸福，刀在你的手里你紧紧地抓住它在下午 3 点左右的光线里，你穿越水果，像穿越一片甜蜜的沼泽，刀在你的手里，你紧紧地抓住它像抓住你的幸福

《水果》是我当时送给室友贾樟柯的生日礼物，是对一个真实场景的即兴描述。那时，我们在一起较少谈电影，或许心里都知道那离我们已不远。他做的多，很勤奋；有时郁闷，就相伴在校内外，痛饮一种叫“美年达”的汽水。

在电影学院的第四年，我和一个同学承包了电影学院音像出版社的一个创作室，其间给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拍过一个短片。这是一档叫《真实再现》节目里的一段当时发生事件的再现实拍，拍武汉三个工人跳水救小孩，却不知小孩是在玩水，入水工人其中之一反溺水被救，送往医院，后成终生残疾，也没被评为英雄，最后成一悬疑二十年的话题。在电影学院，我没有任何实习拍摄机会，所以这一次商业拍摄，从职业性上讲，便是我第一次做导演。我用两台摄像机拍摄这个跳水救人场面，其中一台被我安排在东湖的一条小船上，拍对岸。这在一个商业故事片里，也算是一重场戏了。记得那时挺担心要是万一翻了船，那台据说为当时中央台最新款摄像机价值可近百万。那是 1995 年的春天，是崔永元在《东方时空》主持的第一个节目，英达和张海迪是其中嘉宾。这次拍摄的完成，让我多少对自己今后以导演为职业有了信心，觉得这个工作并不算难，又很刺激。初次见证了一下自己的意志力，并没多去想它，因为这毕竟不是我的创作，是一活儿。而其实，若从广义的创作概念上讲，我自视可为自己第一次的电影创作，是一次偶然的即兴连环抓拍。1993 年 5 月 1 日劳动节前，我在天安门广场碰见一个施工现场，那几年每逢“五一”前夕，广场上总有一支民工建筑队在搭建临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的巨幅画像架。当时，我手上只有一台傻瓜照相机，看到这个场面，很激动，设想自己的眼睛就是摄影机，通过傻瓜镜头，迅捷而有选择地连续拍下了这个广场上的施工段落，再马上冲印，回到宿舍，立刻拼接成组，感觉像偷拍了一部电影，兴奋了几天。

中央台的那个活儿干完后，我有意识地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夏天的读书时间。毕业以后，

准备投身电影前，总觉得应该有一次较为严肃的自我调整。因为陈凯歌他们家南京亲戚的机缘，我有幸认识了当时还健在的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伯伯，他也是中国第三代德高望重的电影导演。在电影学院的那几年里，我每个月都会去他们家两次，看望陈伯伯，和他老人家喝茶聊天。有一次电影学院放张艺谋电影《活着》胶片，看完几天后，我去他们家碰到陈凯歌，他问了我的观感。有时，碰见了也问我今后的打算，我就表示了非常想给他做助手的心愿。而那几年里，最令人难忘的还是和陈怀皑伯伯的喝茶时间，聆听一位智慧而和善的七旬老人的谆谆话语，尤其你面对的又是一个中国电影史上的著名人物。我庆幸自己在准备从事电影工作前，有良缘经常沉浸在一种倍感亲切而厚重的家常式的传统气氛中。

但我和陈伯伯更多的是聊电影以外的文、史、哲，聊每月《读书》里的文章，他说他喜欢金克木的文笔。他回忆 50 年前的南京剧专，那时候该校大师云集，是他的母校。他还非常喜欢由伯格曼编剧、瑞典人比利·奥古斯特执导的影片《最美好的愿望》。他说，他理想中的电影就是这个样子。我从中领悟，哪怕是伯格曼这样的现代派宗师，到后来，叙事的重要性终是绕不开的。1993 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获金棕榈大奖，我赶去祝贺，老人家的满足和欣慰，见了令人感动。1994 年底，陈怀皑伯伯去世，听到消息，我在北京的夜街茫然若失，很难过。这是一个普通的晚辈和一个他所爱戴的长者之间如水般的感情，无关乎电影，又关乎电影。以后的几年，每到清明，我总和陈凯歌一家去陈伯伯的墓前扫墓。此刻笔端，永诚祝祷。

1995 年整个夏天，我在自己的办公室读小说，郝建老师用他的借书证在电影学院图书馆帮我借的书。这时，我已年过三十，将曾经读过的及未曾读过觉得重要的西方古典文学名著认真读了一遍，主要是想建立起自己的传统叙事背景。以前，作为一个诗作者及现代主义文学的追星族，不太重视这个背景，但我日渐感到电影，即便是要强调它的自性与自律，也应当首先要去熟悉它将回避及能否回避掉的是什么。在叙事修辞学意义上，狄更斯和福楼拜给我深刻的教育，我至今还记得读《包法利夫人》时，对其结构如天命的感叹。而最能触动灵魂的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卡拉玛佐夫兄弟》，觉得三十以后重读名著，或始读名著，那意思真不大一样。这个夏天的经典自习，间接地在精神层面上洗刷了我的心灵眼界，又同时有力地充实了我 1989 年以来的内在生命。而此刻的中国，邓小平南行讲话回来不久，中国开始发生真正的变化，彻底掀开了 80 年代高度张扬的红头盖，露出她的真实。我想，我可以面对了吗？

1995 年，夏天过去，秋天就接到陈凯歌工作室的电话，让我报到。记得那时陈凯歌的电影《风月》正在做后期，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整理陈凯歌与时任该片作曲瞿小松关于影片音乐的创作谈话录音，这无疑是两个天才之间的交锋与唱和，工作让我也受益匪浅。十一期间，我因为有三年没回家，便抽空回南京看望父母。这次返乡，触动我的便是妹妹、小姨及几个中学同学和过去几个工友的纷纷下岗。他们似乎没流露出忧郁，都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今后自谋生路的种种打算，但我几年以后再返乡时，他们的打算，没有一个得到实现——妹夫也下岗，妹妹离婚。从南京回到北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暗自庆幸，松了一口气，不敢多想，便全心投入到陈凯歌的古装史诗《荆轲刺秦王》的筹拍工作中。但我心里清楚，在我身后，有一道长长的正默然迸裂不能停止的裂缝；而身前，我正追随陈凯歌搭建中国第一个皇帝的壮丽宫殿，它位于浙江横店。

我拍完《安阳婴儿》以后，国内外常被问：过去你作为陈凯歌的助手，他对你有过什么影响？我回答说感受到了他作为中国最杰出的导演身上强大的电影意志力，以及崇高的敬业精神。有时，私底下和朋友们开玩笑，说我跟凯歌学徒这三年多，比在南加州大学电影系或法国高等电影学院读研究生还实用，因为我一边学习加实习，一边还拿工资，惹得他们气愤。而其实，他们不知“大戏艰险”。据说，日本导演大多是学徒出身，拍片严酷如军旅，此言不虚，我有经历。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当年在南京做影迷，还是在北京做学子，我更多

是在学习看电影，搞清楚电影是什么；而跟随陈凯歌这几年，我才是在一个非常严格的实际操作空间里学习拍电影，搞清楚导演是什么。《荆轲刺秦王》筹拍准备有两年，实拍及后期一年半，从讨论剧本到美术制图置景，及服装、化妆、道具设计，再到开机拍摄，直至剪辑、初混，作为陈凯歌的中文秘书及副导演，我有幸深入参与了全过程。

2001年冬，我去《和你在一起》拍摄现场，探望陈凯歌。三年未见，他精神依旧，让我坐在他身边监视器前，我没坐，一直以昔日副导的站姿表达了我对他的敬意。他问我下一部片子在哪儿拍，我说在内蒙古，黄土地的边界，他一笑，再直视我的眼睛，以他惯有的严肃对我说：“你是第七代。”我一愣，看来吾师对划代有他的独见。《安阳婴儿》2002年在纽约新导演、新电影节上展映后，《纽约时报》有评论说其作者以完全不同于陈凯歌助手的方式拍摄。我想，那是因为我给陈凯歌做助手时，毕竟已年过三十，心路历程，冷暖自知。那时候由于筹拍期和后期的时间都比较长，所以，我还有自己的时间生活和思考。我的小说创作正是发生在那几年里，1996年写《南方》，1998年写《去了西藏》。在法国，因为我出版有四本法文版小说的缘故，常有人以为我是一个作家，然后拍电影，像法国的左岸派。我说，我不是作家，只是一个导演，写了几篇小说，这些小说也是为了想将它们拍成电影而写的。1996年写第一篇小说前，读到刘小枫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在处女作《南方》里，有雪中的天国。那是我第一次虔诚地认识到耶稣及他肉身成道后，奔赴十字架上的精神人格。此后，我的创作悄悄有了一个转身，从抒情转向叙事，或者说由自我转向他人。

又肯定是缘份，1997年元旦前，小说家北村由姜文推荐来工作室和陈凯歌谈剧本合作。那时，北村正作为一名热心的基督徒，奔走中国。我们有机缘在北京相遇。他当时身体不好，元旦夜胃病发作，我送他到北医三院急诊。他只背着一个旧挎包，匆匆赴京，挎包里装着新出的里尔克诗集。他那时还尝试写诗，我们交换读各自的诗作。我是从他这里才真正读懂也是基督徒的里尔克的诗，认识到一种朝向内心苦难与神圣的诗篇。一别有六年，我与北村至今也没有联系，但那短暂的一周，却深夜畅谈。他临走，我因为忙也没送行，只看见他留给我的字条，说到我的隐忍，说今后我一定会有令他感动的作品，而我如果哪一天信上帝，他将会流泪。1997年春，我写下自己最后一首诗，那不再是自我的电影幻觉，而是对一部打动我心的电影的致敬。十几年前，在南京的电影院里，我看过这个日后被举世公认为最成功的商业片导演的早期杰作，那纯粹是一部充满哲学意味的公路片。

静脉

——听《辛德勒名单》主题音乐

哀愁里的绵延

有如你枯瘦的手腕里的

静脉，静静地淌着血

什么都暗下来了，只有你的

静脉闪着微光，借此

你看清你妻子的尸骨

优美地与你缠绵

什么都亮起来了，包括长长的

漫无尽头的烟囱，包括

数不尽的黑色栅栏，包括

你终于推不开的黑色岩石

哀愁里的上帝

从你的静脉中慢慢地

升起，再落在你阴冷的

枕边，跟你细语，要你  
不能死去……

我常在饭桌酒后，跟人聊自己在做副导演期间，因一个偶然机会而发现的电影美。那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1号摄影大棚，《荆轲刺秦王》的拍摄刚进入尾声。当时场记突然生病，不得不休息几天，因为是拍内景，又快杀青，不太忙，我便自告奋勇兼做了几天替补场记。（其实场记比副导演更能学到东西，日后我总鼓励朋友们先做场记）那天下午拍巩俐的一个有台词坐位近景，全场肃静下来，我站在摄影机边上，有点紧张，听到执行导演喊“预备”，我弯腰，场记板随手臂伸进镜头与巩俐的脸之间，感到心跳，瞥见巩俐起伏的胸前是战国古绣的花纹，又似乎听到了什么。执行导演喊“开始”，我都不知道随后的场记板是否真是由我打响，一阵恍惚，乘势蹲下，紧挨着摄影机，不敢动，电影就要产生——女主角的气息轻轻掠过我耳边，感到一丝凉意，她在说话吗？定下心，却听见了更好听的——设军棉大衣裹紧的潘那维森无噪摄影机里精妙的马达，挡不住依然流淌出令人心醉的低吟——这一瞬，我领略了电影。对电影美的追逐，二十年，从南京至北京。直到2000年底，我站在河南开封寒冷而嘈杂的街头，自己摄制组的16毫米摄影机边，自己喊“预备”、“开始”时，我感觉自己只是一个迟钝的发现者，及渐渐自闭欲分裂的人。这一年，我36岁，疲于奔命。电影到我这里已没有任何英雄式的浪漫，或孤芳，犹如艺术的败家子，只剩下末路可走，仿佛忘了电影是什么。2000年初，我与几个诗人朋友赵野、钟明等结伴乘吉普由北京至湖南，再经四川终入云南，沿途我们穿越中国内陆，犹如穿越动物的内脏。回到北京，我只闻到身上非我的难忘气味。春天，关在屋里写《安阳婴儿》小说，我努力以关怀的笔调，试图冲淡这气味，并使它终可以慰藉，以为成功，并乘兴改成剧本。但是，当我初次抵达我预想中的拍摄地——安阳和开封，那动物内脏的气味又扑面而来，让我差点落泪。因为，这气味像一个我曾想暗中狠狠甩掉的人，却在我安慰的时刻，默默出现在我面前，并不朝我张望。后又三次来开封选景，选演员，考查，独自花30块钱，租一辆人力三轮车，就能拉着你走街串巷跑一整天。几个月后建组，都是一帮志同道合的哥儿们，甚至开机头两天，我还试图根据充满关怀的小说及剧本做最初的“生动呈现”，但第三天，我终于承认，那气味已成为我身上的气味，它习惯了我的呼吸，渐渐缺氧。那么，下面我和我的摄影师、录音师及主要演员就剩下对所谓“关怀”，及最终对所谓“诗意”的顽固抵制。

于力维，《小武》的摄影师，他自己同时也是一名优秀的国际导演，我喜欢他的《天上人间》。他和贾樟柯一起看完《安阳婴儿》后，饭桌上问我：“你这片子的诗意在哪里？”这一问，问住我了，在我爱上电影前，就开始写诗，并自以为都与电影有关，但我自己所拍摄的第一部电影里的诗意呢？它跑到了哪里？《安阳婴儿》里怕只剩下动物内脏的气味，即使最后的飘逸，应也去了天上的人间。

戛纳国际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是1968年以特吕弗为首的法国新浪潮中坚，在戛纳配合巴黎“5月风暴”造反而创立的一个电影单元。后隶属法国电影导演协会，在国际影坛以专业性、探索性著称。《安阳婴儿》2001年入选该单元后，专门做了7个拷贝（法、英、西班牙语）开始它近两年的国际电影节旅程。值得去回忆的除了戛纳的首映式，便是在其他的电影节上认识了几个我所尊敬的导演。在美国特鲁里德影展，我见到了也是陈怀皑伯伯喜爱的影片《最美好的愿望》的瑞典导演比利·奥古斯特，他先前又以《征服者佩尔》第二次荣获金棕榈奖，但其态度谦和，气度沉静如我中学时的语文老师，赢得我真正的敬意。特鲁里德电影节在亚洲名气全无，但在北美据说仅在多伦多、纽约电影节之后，以精小著称，每年只在各大电影节选20部电影展映。2001年秋，在美国洛基山脉美丽的旅游小镇，我有幸看到这一年刚问世的佳作《天使艾米丽》、《无主之地》、《初级意大利语班》，以及随我所尊敬的米洛斯·福尔曼而来的《莫扎特》导演加长版，还见到那届戛纳金摄影机奖得主，加拿大影片《快跑者》爱斯基摩导演 ZachariasKunuk。2002年初，《安阳婴儿》在法国公映前，

《正片》杂志记者告诉我，他们主编是那届戛纳金摄影机奖评委，说《安阳婴儿》最后决赛败给《快跑者》。在特鲁里德，我终于看见了这部胜我的影片，果然非凡，名符其实。Kunuk也来看了《安阳婴儿》，几天里，我们常聚在一起喝酒。几个月后，又在荷兰鹿特丹影展再聚，成了朋友。Kunuk在拍《快跑者》之前，就是一名杰出的土著纪录片导演，鹿特丹影展还专门办了他的纪录片展，我特意去看了几部，令人感动。在印度喀拉拉国际电影节，我认识了在电影学院时就喜爱的日本导演小栗康平，而我读他的电影《泥之河》剧本，则早在南京，是我当时以为除《晚春》、《罗生门》、《东京物语》之外最好的日本电影。1995年在北京又看到《死之刺》，一样动容。各自回国后，小栗康平托他会中文的女儿给我发电邮，说他们五位评委对《安阳婴儿》看法有分歧，最后以三比二险胜获奖，我明白了他那一票是关键。《安阳婴儿》在戛纳、多伦多放映时，就先后有日本发行商找过我们想买，后都因他们最终考量该片不合日本市场而未果。但一年以后，小栗康平和他的女儿小栗由弥小姐努力促成了《安阳婴儿》在日本的发行，今年秋天上映。对于他们的热心推动，我非常感激。

2002年春节，我在巴黎拉丁区街头的梧桐树下避雨，有三家电影院在我的视线内，门前都挤满入场前避雨的人。这一幕，让我想起了十几年前的南京，仿佛认出电影院门前的自己，也是要看一部法国片子。而就在这一年前，我相隔5年回家乡，颇为矫情地特意以一份导演的心怀去探访昔日的电影院，却险些哭丧。欧式古典风格的大华、胜利电影院大厅及前厅临时改建成百货商场，门前大理石台阶及法国梧桐因拓宽路面而被铲除。延安、曙光两家电影院，已近于废墟，多年不见光影，正待转租成展览馆，或将夷为平地。而大华、胜利两家却在楼上过去的单位会议室，或胶片贮藏库辟出一两间放映厅，主要放映录像。新电影院据说集中在一个叫文化影城的地方，专门放映中、美大片，我曾路过——一幢草就的混凝土大厦，矗立如政府机关。大约十年前，在电影学院时，我曾和众多学子被一部名为《天堂电影院》的意大利影片所打动，现在想起，多么小资，却同时羡慕意大利导演有深厚的小资情感资源。家乡小镇的电影院在火光中的涅槃，已丧失的却变成在延续、在传承着的艺术挚爱，而2001年的春天，我有关家乡电影院的亲切记忆，犹如遭人洗劫，已丧失的怕追不回来。

《安阳婴儿》在国内没能公映，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也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南方周末》曾同版刊出一正一反两篇评论，及故事梗概，却是针对一部没有公映，或许将永不会公映的电影；但至少，《南方周末》在面对一个据说可能是真实的反映中国的影像现实时，没有缺席它的评介，并同时呈现了另一种反方观点，态度客观，也算及时。这是2001年的8月，与该片世界首映只差3个月。该版编辑李宏宇后来在现象电影工作室组办的一次观摩中，看了本片。而其实，最早向国内评介《安阳婴儿》的是影评人程青松，在我5月份去戛纳前后，与我做了两次长篇访谈，发表在2001年7、8月两期《通俗歌曲》杂志，他的“独立时代”专栏上。

2002年夏天，我正开始准备第二部电影的写作。某天，有朋友告诉我，西祠《后窗看电影》论坛，有对《安阳婴儿》的激烈争议。我看了，觉得大多数人没看过这个电影，少数看过的批评意见急躁了一点，对北大签书会一幕的描述及转述偏意气。这些都合理，尤其在一个不能充分展开的交流平台上，每一种意见的公开都有它充分的价值。只是其中有杂音，似“文革”零碎回响，若能同警醒，也不算坏事。对《安阳婴儿》作为一部电影而非剧本持严肃批评态度的影评人张亚璇，问我可不可以两个酒吧先后放录像，我说好，在此之前、之后，此类活动都是我乐意参加的。在这里向致力于中国独立电影推广的民间电影组织及策展人、网络论坛及关注者表示诚挚敬意，没有他们，中国独立电影在中国现实语境中的真实含意将失去一半。

两年过后，就在我写这篇文章前几天，《安阳婴儿》DVD在国内各地出现。2003年1月，《安阳婴儿》被法国《首映》杂志评选为2002年度世界优秀电影十佳之一。因此，法国艺术电影台(arte)及国家电影中心(cnc)准备出版《安阳婴儿》DVD，其中访谈花絮也在这

年夏天，有法国影评人来北京拍摄，在后海。今年6月中旬，我在网上看到法二区“世界电影精选”发行榜上有《安阳婴儿》DVD的信息，当即打电话给我的制片人方励，说不出一个月，国内将会有翻版，方励无奈。而我以为国内能以DVD形式公开这部电影，也不算坏事。半个月后，纷纷有各地朋友给我致电，说买到该碟片。后又有原版法文D9，我也买了，发现其中台词字幕做得很不好，远景版封面女主角祝捷的名字写成朱杰。心想如果是一位河南人做字幕就好了，那样他就可以听准其实并不难懂的开封方言。早在戛纳期间，法国金字塔电影发行制作公司就与我洽谈过我第二部电影合作事宜，在巴黎开会，当时“导演双周”的选片人克丽斯汀女士牵头，后由该公司的亚洲合伙人焦雄屏女士接手，台北长途，及北京、温哥华面谈，却终没形成缘分得以实现，深感遗憾。2002年4月，连续收到法国MK2的两封电邮，谈我下一部电影的合作。由信中得知，是“导演双周”主席Pierre Macia女士推荐我给MK2。Macia女士是一个喜爱20年代中国默片的西方资深电影人，《安阳婴儿》能在戛纳推出，她是决定者。2002年1月，她任鹿特丹影展评委主席，我们见面时，她问过我下面的创作，没想到很快就给予我支持。两周后，我将刚写完的剧本《父亲病了》寄给MK2。MK2老板休假后读了剧本，又通过了其艺委会，很快我就收到了他们的正式合作拍摄意向书。我于是急征我亚洲合作制片人方励的意见，而方励却因自己同时是一名地矿海洋工业家，喜欢上另一个我的以煤矿为背景，早在1998年开始构思的剧本《日日夜夜》，并且，法国另一家电影公司，比较《父亲病了》及《日日夜夜》后，也喜欢后者，加上《日日夜夜》剧本刚获得法国南方基金后期制作奖励，所以他们一拍即合，法国艺术电影台(arte)也加入投资，这样，《日日夜夜》就被抢先推上马。当然，这其中还另有内因，就是我与方励已然决定第二部电影在体制内制作。这样，《父亲病了》与《日日夜夜》相比，后者显然较容易通过审查。和《安阳婴儿》相比，《日日夜夜》更理性，讲一个人犯了一个罪，决心去赎罪，但其结果是再犯一个相同的罪，像个寓言，却是对人性及其忏悔的质疑，也是对历史的一个推测，而《父亲病了》更感性，是与我的少年成长有微妙联系的一个当代困境，却指涉未来，是我十年前就想拍的一部电影，若今后真能完成，三者可视为“中国三部曲”，也可视为我面对电影本体的一份中国答卷。

影片《日日夜夜》拍摄前就预卖了国际发行版权，这让我意识到自己不光是一个作者，也同时是一个市场中的导演。哪睁他自以为他所拍的是所谓“艺术片”，他花钱拍出的那个东西还是要卖钱的。南特影展主席阿兰先生在我开机前来北京出差，约我见面，临别忠告是：“现在，你不可以拍不好这个电影了。”

但2003年的初冬，在内蒙古草原的深处，早到的西伯利亚寒流中，我特意俯耳倾听自己摄制组的那台据说是阿莱系列最新款无噪摄影机马达的转动声，它让我重温了某个关于电影的幸福时刻。这个时刻如今再次更新了它的内容，即我是拍摄者。从《安阳婴儿》到《日日夜夜》，只是我想拍摄的献给上帝，及喜爱她们的人们的礼物，我心里只充满着表达和付出的愉悦。这愉悦使我在来内蒙拍摄现场采访的法国《解放报》记者韩石面前，流露出空虚。

深夜扔掉分镜头本，火炉边，捧读他送给我的那本由他编著并流传全球的关于中国西北一求学女孩的《马燕日记》，觉得那比我正在拍摄的电影还能打动我心。而此刻，草原夜空，大雪纷纷落下，我还不知——那也无非是我等待数日的雪景。

王超

2004年8月21日于北京

# 小说

安阳婴儿

于大岗是安阳锅炉厂有名的“王老五”，脑子有点慢，但手上活儿好，快四十了，还没结婚，自个儿还不肯随便将就。

这天中午，于大岗在厂食堂里，用身上最后的四十块钱人民币，买了饭菜票；又花掉六块钱的饭菜票，买了一个肉烧茄子和半斤大饼。他拿着饭盒，正要找个位子坐下吃饭，这时，厂里的广播喇叭响了。先放了一段《春天的故事》，接着，于大岗熟悉的那个女播音员就说话了。她说安阳锅炉人有志气、有骨气，安阳锅炉厂正重振旗鼓，做新时期的新冲刺，又将有一批工人顾全大局，为工厂冲刺减轻负担，光荣下岗，下面宣布下岗人员名单。原先嘈杂的食堂，一下子鸦雀无声，像电影里的一个定格画面，但播音员的声音还在：“丁淑芹、王乐凯、于晓、张大明、陈大明、武芳芳、刘军、刘晓红、于大岗、赵建国、徐永斌……”于大岗拿着饭盒，立在那里，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与此同时，他也闻到了肉烧茄子的香味，又听到有人将饭盒、勺子砸在地上的声音……

下午，厂子给下岗人员发生活补贴，一人一千元。三十来个下岗男女职工排着队领钱，脸色都不好看。一个女工领了钱，没走几步，就“哇”的一声哭出来，蹲在劳资科门口不走。于大岗排在后面，听到那女工的哭喊：“这点钱怎么过下半辈子啊……”于大岗听了，也没什么反应，自己前半辈子不怎么样，后半辈子又能怎么样？

于大岗拿了钱，出门看见厂子那个最大的烟囱里冒出了烟，就愣神看了一会儿，才知道，冬天要来了，厂里今天烧暖气了……于大岗把钱塞进衣袋，像平常下班一样，朝厂门口走。刚出了厂门，没几步，于大岗就被等在那里的两个车间同事堵了。于大岗站住，以为他们俩是上前来跟他道别，但看两个人的神态又不像，其中一人说话了：“大岗，你别怪我们不仁道，我们也是没办法了，你今天下岗了，我们没准下个月也下岗了……”大岗盯着那同事的脸，还想鼓起勇气安慰他一下，就又听到边上另一个同事说话了：“大岗，你懂我们的意思吧，你上半年借我们俩的一人五百块钱，也到还的时候了。我老婆逼得也紧啊。”大岗听明白了，两个同事是要他还钱来的，他们也确实找对时候了。大岗上半年按照厂里的要求，把原先分配给他死去父亲的一套两居室旧居，以优惠价两万五买了。大岗为此花掉了他打算结婚的二十年积蓄两万元，又四处借了五千元，买了房子。如今，自己下岗，别人来要求还钱，也不能说不对。大岗掏出衣袋里刚发的下岗生活补贴一千元，分成两半各五百元，给了两个同事。两个同事顿时有点激动起来，连声说谢谢，大岗也顺着说不用谢、不用谢，等望着两个同事远去的背影，才反应过来：这事儿怎么别别扭扭的……

三

大岗回到家里，才下午三点多钟，他昏睡了一觉。醒来感觉不好，自慰了一把，再一看钟，已是晚上九点多了。他感到肚子饿了。大岗以前三顿饭都是在厂里吃，周末、星期天也是，始终一个老光棍的生活习惯。而今后该怎么办，大岗也没去细想。大岗想到街上夜市，他想吃一大碗牛肉面。想到这一点，大岗有点劲儿了。他出门，上了大街。

来到夜市，很热闹，是个周末，大岗的心情好起来。他还没太明白下岗是怎么一回事儿，只知道下个星期一不用上班了。他来到一个面摊，手本能地伸进衣袋，摸了一阵，却掏出了一大把厂里的饭菜票。大岗再伸手进去，在另一个衣袋里摸，才明白衣袋里的钱没了。钱还了债。摊主看见了大岗的举动，笑着说：“没带钱，是吧？没关系，你回去拿，我等着你，

包你睡觉前吃到我煮的面。”大岗也连忙堆笑，顺着说：“好、好，我回去拿，回去拿。”

#### 四

大岗穿过夜市时，肚子更加饿了。他回到家里，翻箱倒柜地找钱，只找到几个硬币。他将衣袋里的那一堆厂里的饭菜票掏出来放在桌上，一张一张数，有三十四块钱的。

他拿着三十四块钱的菜票，出门，走到对门邻居家，绷了一会儿，大岗敲门。门开了，都是一个厂的同事，见了大岗，愣了一下，好像知道大岗今天下岗了。大岗说：“我这儿有三十四块菜票，我今天下岗了，也不用了，我想跟你换钱，就算三十块钱吧。”对门的邻居说：“哎哟，大岗你也知道，我现在已经不在厂里吃饭了，那多贵呀，我每天自己带饭菜，对不起了。”大岗说：“没关系。”邻居说：“你去问楼下几家，他们好像在厂里吃饭。”

大岗来到下一层，再绷了一会儿，敲另一家门。门开了，大岗说同样的话，想拿手上的菜票换人民币，他下岗了，用不上菜票了。楼下邻居跟楼上的邻居一样，说了同样的话，大岗说没关系……

大岗最后来到了一层，绷了一会儿，敲最后一家门。门开了，都是厂里的同事，并跟大岗一个车间，见了大岗，很高兴，问什么事，大岗说了实话，请同事帮个忙，他今天没钱了，下岗了，手上还有三十四块钱菜票，想换成钱过几天。同事很仗义，从口袋里掏出三十块钱人民币，就将大岗手上的菜票给换了。

#### 五

于大岗手上握着三十块钱，急步回到夜市，已是夜里十一点钟了。夜市刚散，人影稀疏。大岗一眼就看到了面摊还在，锅里还冒着热气儿。大岗来到面摊前，咧嘴一笑，见摊主手上抱着一婴儿，婴儿好像睡着了。摊主问大岗：“这孩子是你的吗？丢在这儿没人领了。”大岗说：“不是，我来吃面的。”摊主这才认出大岗，冲大岗说：“你抱着孩子，我给你煮面。”大岗从摊主手上接过孩子，坐在一张凳子上。大岗这才看清了手上的婴儿，睡得很香。一阵风吹来，大岗替婴儿掖了掖裹在他身上的小棉被，手就碰到了婴儿包裹里的一张字条。大岗臂弯搂着婴儿，取出字条，打开，看清了上面的字：“好心人请求您收养这个孩子，每月呼62047788呼37579，可领抚养费200元。”大岗看了字条，将字条又塞进包裹，塞得很深。摊主将做好的面端过来，放在大岗面前，大岗再将婴儿递给摊主，埋头吃面，吃得很香。摊主抱着婴儿四周地望，嘴上叨念：“这孩子准是没人要了，多可怜，准是个丫头。”大岗吃完了面，付了钱，问摊主：“你要这个孩子吗？”摊主说：“我才不要呢，我乡下有三个孩子了，全是丫头，还在罚款呢。”大岗说：“那我要，给我吧。”说着，从摊主的手上接过了婴儿。

于大岗紧抱着婴儿，往家里赶。风大起来，婴儿被吹醒了，在夜色里哭泣，很响，于大岗心里慌，紧抱着哭泣的婴儿，往家里赶，做贼一样。上楼的时候，于大岗像是怕邻居们听到婴儿的哭声，解开自己的棉袄，将婴儿的头埋进去。

于大岗回到家里，烧了一壶开水，又等晾温了，去喂那还哭着的婴儿，婴儿把温开水吐了出来，继续哭，于大岗没办法了，就将婴儿搁在自己的床上，关上卧室的门。于大岗就坐在堂屋打瞌睡，但那婴儿哭得更凶了。大岗烦了，一下子冲进卧室，发现婴儿的包裹下面全湿了，是婴儿的尿，大岗打开了包裹，又发现，那婴儿是个小子。

#### 六

第二天上午，于大岗出门，用还剩下的二十几块钱，买了一些奶粉和饼干。

回来后，于大岗用开水冲了奶粉，又将饼干放进去，和稀了，再用勺子，一勺一勺地去喂那已哭不动的婴儿。婴儿沉默着，大口大口地吃，小狼一样，于大岗看着看着，觉得那婴儿吃相有点像自己，就笑了出来……婴儿吃完了，便又睡了，大岗也放心了。他扭头看了看钟，现在是上午十点一刻，大岗抱起还在包裹里睡着的婴儿，出门了。

下楼时，大岗碰到了退休在家的一个女工，见了大岗，问怀里抱着谁家的孩子，大岗说是乡下他小姨的孩子，来城里看病的。

大岗到了街上，在一个小卖店的公用电话前停下。大岗从婴儿的包裹里取出那张字条，打开，再拨电话，呼了字条上的手机号。不一会，对方就回电话了，是一个东北口音的女声，大岗说：“我领了你丢下的孩子，我们约个地点，见一面吧。”对方说：“好，那就一个小时候，在市中心的兰州拉面馆见。”大岗放下电话，抱着婴儿往市中心走，这儿离兰州拉面馆不远，大岗抱着婴儿十五分钟就走到了，看时间还早，又抱着婴儿在面馆周围转悠。快中午了，街上车来人往，很热闹。大岗有时停下来，望着，有一种陌生的感觉。

## 七

于大岗抱着婴儿，进了兰州拉面馆，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馆子里现在人还不多，大岗看了看钟，快十一点半了，接着，他便看见了一个女人，走进了面馆。那女人进来后，用眼睛巡视，发现了婴儿在于大岗的手上，便朝大岗这边走过来。于大岗也就看清了那女人，高大，正是东北人，皮肤白，尤其是脸上，嘴唇红得出血，凝固成一堆，快冬天了，还穿一条黑色皮短裙。女人坐下了，也盯着于大岗狠狠地看了一眼，接着便去看大岗手上的婴儿，眼神缓和下来。大岗不说话，像是被那女人的样子给吓住了，手不自觉地紧紧按住婴儿的包裹，有点抖。那女人瞧见了，冲着大岗说话了：“你干吗抱得那么紧呀，轻一点。”大岗连忙说：“噢，对不起、对不起。”女人望着大岗，发现了大岗的憨态，一笑，问：“你还没有结婚吧？”大岗说：“是、是。”“那你能带这孩子吗？”女人再问。大岗说：“能、能。”沉默了一会儿，那女人紧紧地盯着于大岗的脸看，像是在判断大岗是不是好人，大岗的脸竟红了，那女人又一笑，说：“你没吃饭吧？”大岗不好意思地点点头。那女人朝一边用河南话叫起来：“哎，伙计，拿一个大碗面，一个小碗面。”接着，回头再问大岗：“孩子吃了吗？”大岗赶紧说：“吃了、吃了，给他吃了奶粉饼干。”一会儿，两碗面上来了。大碗面是大岗的，小碗面是那女人的。大岗和那女人沉默着吃面，婴儿还在大岗的臂弯里，睡着。那女人有时停下来，抬头看婴儿一眼。吃完了面，那女人从自己的包里掏出皮夹，打开，拿出两张一百的人民币，冲大岗说：“这是孩子这个月的抚养费，给孩子多吃一点，下个月再呼我。”大岗从那女人的手上接过了钱，连声说：“一定、一定。”那女人再招呼伙计，付了面钱，就站起身说：“那我们走吧。”

于大岗在面馆前的街头，跟那女人道了别，转身，走了几步；又停下，再转过身来，望着女人的身体一步一步地走远，消失掉。大岗愣在街头有十几秒，直到听见了一辆汽车的刹车声，及婴儿醒来后的哭泣……

## 八

女人的名字叫冯艳丽，一年前从东北来安阳，在一家宾馆的夜总会做可以出台的小姐。跟于大岗道别后，冯艳丽到车站，等了一辆公共汽车，上去。

车上人多，冯艳丽裸露的双腿感到温暖，她冲着车窗外，眼睛发直，不像在看，像在忍着眼泪。冯艳丽想去邮局，照例每个月给东北的老家寄钱。下一站就在邮局附近，冯艳丽定了定神，转身，朝车门口挤，就在这个过程中，冯艳丽感到有一只手伸进了她的皮短裙，在她的两股间，捏了一把。冯艳丽惊叫一声，车上乘客都听见，朝冯艳丽望。冯艳丽的脸“刷”的一下红透了，她盯住了紧挨着她身后的一个男人，戴一副眼镜，脸黑而浮肿，唯有这个男人不看冯艳丽的脸，硬是盯着车窗外……冯艳丽愤怒了，冲着这张脸，大骂了一声：“流氓！”那男人似被惊起，即刻回应：“你骂谁？你骂谁？！谁是流氓？！”“你、就是你！你干吗了？！”“我干吗了，你说我干吗了？！”“你、你……”冯艳丽气得说不出口，那男人更凶了：“你什么你，你是什么？我看你才是流氓！你看你那样！你在说谁呢？！”汽车这时到站，停下了，车门打开，冯艳丽真的说不出话了，她一扭身，冲下了车厢，走了两步，一回头——汽车重新启动了，满车厢的人都冲着车窗外，盯着自己，再随着汽车集体地移动向前，冯艳丽仿佛被那几十双眼睛给钉在了街头，呆了，只感到两股间蹿腾起一种火辣辣的耻辱。公共汽车远去，像丢下一个避孕套一样，把冯艳丽丢在街头——冯艳丽的脑子里竟闪出了这样一个

念头，把自己给弄傻了。她晕晕乎乎地在人流中穿行，她开始感到两条腿出奇地冷，冷得她打颤。她快走，来到邮局，拿了一张汇款单，往上面填写东北老家的地址和父亲的姓名，写着、写着，冯艳丽便看不清那上面的字了——泪水掉下来，掉在汇款单上，打湿了笔迹。冯艳丽把单子一揉，抓在手上。又拿了一张新单子，重新填写，这回，她将单子往前挪了挪……

## 九

冯艳丽从邮局回来，下到宾馆的地下室。宾馆夜总会的外地小姐们大都住在这里，房租很低，离工作地点也近。冯艳丽进房间的时候，差不多是下午四点半，同屋的三个四川妹子刚起床，正在梳洗打扮，准备晚上投入工作。冯艳丽心情不好，没搭理她们，自己在镜前补了补妆，又去水房，洗了几件内衣，晾在屋里。水滴下来，滴在一个四川妹子的鞋里了，四川妹子便跟冯艳丽吵了几句。冯艳丽再将几件内衣拿到水房里拧干了，重又挂起来。几个四川妹子问冯艳丽想不想跟她们一起出去吃晚饭。冯艳丽说不，现在还不饿。四川妹子们走后，冯艳丽一个人在屋里，躺倒在床上，发呆。突然，自己的呼机响了。冯艳丽看了呼机，又扔在一边，躺在床上，不动；过了一会儿，呼机又响了，冯艳丽躺着，还没动，又过了一会儿，呼机又响了，冯艳丽一下子从床上跳了下来，赌气似的，拿起呼机，穿上鞋，再摔门而出。

冯艳丽从地下室上来，来到宾馆的大厅，看见了那个呼她的人，是冯艳丽的一个老顾客，正嬉笑着看冯艳丽朝自己这边走。冯艳丽来到跟前，那人说：“真是千呼万呼才出来呀。”冯艳丽说：“人家睡觉呢，没听见。”那人说：“我们上去吧，房间我已经开好了。”冯艳丽说：“算了吧，今天我不舒服。”那顾客似乎很了解冯艳丽，说：“这礼拜不是你例假呀，来吧，我明天出差一个月，多给你五十块钱，好吗？”冯艳丽说：“不是想问你多要钱，不是那个意思。”那人说：“那为什么，嗯？改行了？”冯艳丽愣了一下，说：“咳，其实也没什么，走吧。”

冯艳丽跟在那人的后面，上了电梯。冯艳丽说：“别忘了给服务员一点钱。”那人说：“忘不了，今天是谁值班呀？”冯艳丽说：“听说是小周。”那人说：“噢，那可以少给点，上次我没零钱，给了他一张一百的，还没找钱给我呢。”冯艳丽一笑。

## 十

宾馆夜总会是晚上九点半钟营业。小姐们一般是九点钟就到场，聊聊天，通通信息，帮服务员做点事儿，听经理传达些内部管理条例，外地的小姐还喜欢看看自己家乡的电视新闻，而最关系到她们自身的是，每星期三晚上九点钟，交保护费给一个名叫刘四德的人。刘四德来，一般都带四个马仔，高矮面相各异，都跟着刘四德在安阳黑道上混了多年，也算出人头地了。小姐们每星期三晚上九点钟都准备好一桌，上面摆了许多好吃的，包括洋酒，都是她们平时在顾客们的桌上留下的。刘四德来总是笑嘻嘻，四个马仔也帅气，小姐们大都跟他们睡过觉，有的感情还不错，真像是每周的一个内部聚会，看上去蛮有人情味。刘四德来收钱，就像是来收贺礼。外地的小姐们来安阳有一块地儿能挣着钱也不易，因此，也从心里认了那不断上涨的保护费。

## 十一

今天是星期三，九点钟一过，刘四德带着他的四个马仔就来了。好像是刚从一个酒席上下来，刘四德有点醉，坐下后，就嚷着冯艳丽的名字，嚷着要冯艳丽来给他捶背。四川妹子说：“冯艳丽不在，还在十三层干活呢。”刘四德听了哈哈笑，连声说：“好、好、好，多挣钱，大家富裕、大家富裕。”说着，就将一个打开的皮包往桌上一扔，小姐们便知道了，将准备好的一个个装了钱的信封依次往包里塞，塞一个就凑近刘四德的面颊吻一下，这好像是什么时候定下的规矩。刘四德挺着个肚子，笑眯眯地喘着酒气，又嚷起了冯艳丽的名字，叫道：“四川妹子，你去十三层，让他们熄火，都什么时候了，她不知道今天我要来啊！快去把她叫下来！”话音刚落，冯艳丽就来了，刘四德的眼睛一亮，盯着冯艳丽的脸，说：“来、来、来，靠近一点，艳丽，让我看看你刚下床的样子，哎哟哟！真他妈好看呀，红光满面、

红光满面，比我喝了半斤茅台还红哎！”刘四德说着，抬手一把抓住了冯艳丽的双肩，拉近到自己的面前，一股酒气夹杂着口臭直冲冯艳丽的鼻孔，冯艳丽眉头一皱，忍了，差点吐出来。刘四德还在沉醉，叨叨道：“瞧瞧，大家来瞧瞧，艳丽的嘴唇，圆鼓鼓的，圆鼓鼓的，你们猜这是怎么了，这是刚吹了喇叭呀，吹肿了！”刘四德说完，刚要开怀大笑，还没笑出来，就被冯艳丽一把推倒，刘四德连人带椅仰翻在地。在场的人都傻了，包括那四个马仔，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大家似乎都知道刘四德和冯艳丽的关系不一般，不敢轻易插手。刘四德像是被摔醒了，从地上爬起来，冷冷地走到冯艳丽的跟前，一挥拳就将冯艳丽击倒，再顺手拿起一把钢叉子，一猫腰，直指冯艳丽的眼睛，冷冷地说：“把你那卖身的钱交出来。”冯艳丽也冷冷地眼睛朝上，越过钢叉，盯着刘四德说：“我用我卖身的钱，在养你的兔崽子呢。”刘四德一怔，一股酒气涌上来，将钢叉子一挥，划过了冯艳丽的眼角……

## 十二

冯艳丽被众小姐架起，送去了医院。刘四德也觉得没趣了，拿起桌上装满保护费的皮包，出了夜总会，四个马仔紧跟着。

刘四德来到宾馆外自己的红色桑塔纳前，突然停下了，转身，面对着四个马仔，问：“你们刚才听到那婊子说什么了吗？”“没有、没有。”四个马仔连声回答。“那好，我告诉你们。她说，她用她卖身的钱，养我的兔崽子呢。”刘四德盯着他们，一字一句地说道：“那婊子说错了，她养的不是我的兔崽子，是你的。”刘四德一抬手，指着其中的一个马仔。那马仔慌忙否认：“不、不、不是我的。”刘四德又指下一个马仔，说道：“那是你的。”那马仔也慌忙否认：“不、不，我发誓不是。”刘四德再指向第三个马仔，说道：“那就是你的。”第三个马仔同样慌张，连声答道：“不、不、不是，怎么可能，老大，那是您的马子，您说是吧，我怎么可能。”刘四德突然气恼，指向最后一个马仔，吼道：“那肯定就是你的啦！”最后一个马仔，惊恐有点失声地叫道：“不、不，老大，不是我的，是你的，我发誓，肯定是你的，你的贵子啊！”刘四德听罢一下子蹿火了，骂道：“我操你妈的，那是你妈的！”再一巴掌朝那说真话的马仔狠狠地扇去。扇完后，刘四德一转身，伸手去拉桑塔纳的车门，却拉不动，刘四德的身子摇晃了一下，站住了；再拉门，还是拉不动，刘四德的身子又摇晃了一下，这回却没站住，一下子瘫倒在地。

## 十三

一个月后。于大岗终于在居委会的帮助下，摆了一个修自行车的摊位，地点就在于大岗所住居民楼的街对面。于大岗靠给路人修自行车，一天能挣五十块钱，比在工厂上班强。

大岗在外修车，不敢将婴儿一人放在家里。就去农贸市场，买了一个大箩筐，底下放了一些稻草，上面又铺了棉被，将婴儿放进去，再将底下的棉被翻盖上来，盖得严严实实。大岗每次出摊前，都烧开几袋牛奶，再灌进一个水瓶，然后，左手提着箩筐，右手拎着水瓶，就出门了。

修车时，婴儿就在大岗的身边，晒太阳，有时笑，有时哭。几天下来，大岗觉得挺有趣的，干活时，边上仿佛添了个乐子。路边的老大妈，还有来修车的顾客，时不时地来逗逗婴儿，让大岗的修车摊子充满了人情味。人问：“大岗，这是你的私生子呀？”大岗就说：“不，是乡下他姨的，托我看几天。”看几天？大岗有时说多了，心里也慢慢起了疙瘩。这事儿再瞒下去，也瞒不过多少日子了。

夜里，那婴儿睡觉不老实，总爱哭，闹得大岗心乱。大岗当初收这婴儿，是想收那弃婴的女人每月二百块钱的抚养费。大岗当时刚下岗，山穷水尽，急着要用钱吃饭，就收了这个婴儿。可如今，自己修车了，有钱花了，那还要这婴儿吗？这婴儿跟自己没关系呀。大岗这么一想，心放了下来：这个月把婴儿还了，还给那女人。大岗想起了那女人，穿皮短裙，大腿露出来，白白的；嘴唇一动一动，红红的。大岗这一个月曾多次想到那女人，每次都在这种想象中自慰，有时边自慰，边还能听到那婴儿的哭声。